



孟德斯鳩的故居的書房客廳和臥房



孟德斯鳩故居



法國啟蒙運動

仁。22歲之前,稟賦聰慧,思想開闊的他曾有七年左右在中國各地漂泊考察,瞭解各地民情風俗,這也是他日後在法國與孟德斯鳩談話的主要談資。

1701年,耶穌會與其他會矛盾激化,引發了一場中西“禮儀之爭”,梁弘仁作為反對耶穌會的一派,被教廷招至羅馬,黃嘉略得以同行。三年後長居巴黎。

在法國王家學術總監讓-保爾·比尼昂(Jean-Paul Bignon)的推薦下,黃嘉略擔任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漢語翻譯,兼管皇家圖書館中文書籍的整理編目工作。他用拉丁文編寫了第一部《漢語語法》和《漢語詞典》,他也是將中文小說翻譯成法文,將中國詩歌和音樂介紹到法國的第一人。除此之外,他對孟德斯鳩產生了重要影響。孟德斯鳩曾頻繁地會見黃嘉略,聽他講述中國的一切。

在黃嘉略流法的年代,法國啟蒙思想家也正悄然崛起。黃嘉略在當時的法國儼然像漢學的“活化石”,各路名人紛紛前來結交取經,孟德斯鳩也是其中一員。他們對中國的飲食起居、衣食住行,乃至文化觀念、制度風俗都暢談甚歡。

由於黃嘉略的成長與清廷的聯繫不緊密,往往對於種種弊端也敢直言不諱,因此孟德斯鳩對東方文化能夠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理解。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方面受到了黃嘉略的啟發,文中多次提到“關於中國問題與黃先生的對話。”

黃嘉略對孟德斯鳩的記述僅限於他的日記,此外迄今未曾發現任何其他資料。孟德斯鳩的遺稿中指名道姓提及黃嘉略的有兩份,一短一長。短的那份只有幾句話,見於他的筆記《隨想錄》:“我聽黃先生說,他剛到巴黎時曾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為他在中國時曾聽說,歐洲的民風純樸,人們相互關愛,偷盜和行刑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所以,當他聽說一個殺人犯將被處以絞刑時,深感震驚。”長的那份是一篇談話實錄,手稿22頁,譯成中文將近一萬字,內容十分廣泛,多方面介紹了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情風俗,以及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等。

在黃嘉略的三位法國朋友中,孟德斯鳩與他相處的時間最短,兩人見面的頻率卻最高,倘若孟德斯鳩不是因為父親去世而離開巴黎,他們還會有更多的會見和談話。可令人遺憾的是,當孟德斯鳩再次來到巴黎時,黃嘉略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八世紀初期,法國人瞭解中國的熱情方興未艾,民間如此,官方亦然。黃嘉略在這種氛圍中來到法國,是當時的法國乃至歐洲唯一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引起法國人的關注。傅爾蒙在談到黃嘉略時曾說:“一個中國人在歐

洲,是一件人人關注的事,德里爾、弗雷萊、戴默萊等許多學者和我一樣,經常會見黃先生。”

傅爾蒙在結識黃嘉略之前,對中文一竅不通,斗大的漢字不識一個,遑論其他。在黃嘉略的幫助下,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漢語的基本知識,成為法國第一代非教會漢學家。

孟德斯鳩與黃嘉略相識之後,對中國備加關注,閱讀了當時在法國能夠找到的幾乎全部有關中國的西文著述,並書寫了詳細的讀書筆記。黃嘉略的形象多次出現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

中國成為他研究政治和法律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在他的傳世名著《論法的精神》中,對中國的論述多次單獨成章,相關的論述多達四十餘處。在一派熱烈頌揚中國的氛圍中,他對中國有褒有貶以貶為主的尖銳論述獨樹一幟,近三百年過去,至今依然使人振聾發聵!

黃嘉略與上述三位法國朋友的交往,產生了三個積極效果。其一,促成了法國第一代漢學家的出現;其二,傳授了漢語知識,傳播了包羅萬象的中國知識,為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論述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三,黃嘉略以真實的形象,向法國人展示了中國人的諸多優秀品質:友善、誠信、刻苦、認真、謙遜、好學等等。

1713年4月25日,黃嘉略與巴黎女子瑪麗·克洛德·雷尼埃結婚,育有一女。然好景不長,女兒出生後不久他的法國太太病逝。1716年10月13日,久病纏身的黃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僅36歲。他們的混血女兒據悉在20歲左右亡故。至於黃嘉略逝後葬於何處,同樣沒有記載。

但是,連黃嘉略本人都不曾想到,他在孟德斯鳩的巨著《論法的精神》里永恆不朽地活了下來,並以直言不諱的普世價值觀受到世人的廣泛尊重。

回顧孟德斯鳩斷然否定包括伏爾泰在內的認為大清皇權兼容美德榮寵與威權的“頌華”論,以“專制的原則是恐懼。”“人們越是心存恐懼,這個政體就越完善。”和“一以貫之的暴政”反駁,闡明“大清完全是以恐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時,孟德斯鳩何來如此氣貫長虹之底氣?也許黃嘉略告訴他自己耳聞目睹的清朝登峰造極的“文字獄”與無數冤案?!但二百年後另一位大清名士的暴斃,再有力不過地證實了孟德斯鳩的結論是多麼正確!

是的,我一定要將中國第一位被皇帝下令打死的記者寫入此文,讓讀者體驗孟德斯鳩論中國的精準核動力。

揭露《中俄密約》,招致殺身之禍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李鴻章周遊列國歷聘未歸時,上海英文版《字林西報》(我對這家報刊情有獨鍾,1898年他們首次報道了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殺,引起世界公憤。出國前我在上海外貿局工作,位於中山東一路17號的上海市絲綢進出口公司正是《字林西報》的總部大廈!)

突然披露出一條驚人的消息,把李鴻章赴俄簽訂《中俄密約》十二條密約內容公佈于世。實際上,這個刊發於《字林西報》的《中俄密約》是根據小道消息炮製的,但一經曝光,足以驚世,千夫所指,民怨沸騰,更因為有李鴻章與俄簽約時收受了三百萬盧布賄賂的種種謠傳,使此事鬧得沸沸揚揚,對李鴻章口誅筆伐,使其深受惡謔罵名之累。

沈盡揭露《中俄密約》惹殺身之禍

1903年,沙俄利用《中俄密約》進一步向中國東北地區擴張,相繼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屠殺海蘭泡華民”等血案。根據1902年中俄簽訂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軍應分期撤出東三省,但延至1903年4月,沙俄不僅不履約如期撤兵,反而變本加厲地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對於這一秘密談判,外間無從知曉。

此時,愛國反清記者沈盡使用偵探手段,從政務處大臣和外務部會辦大臣王文韶之子手中,得到有關《中俄密約》的大致內容,將密約通過天津的英文報紙《新聞報》而公諸于世,一時輿論嘩然,國人公憤,引起國內外極大震動。

1903年4月19日,日本公使參加軍機大臣榮祿葬禮時,向清政府某大臣核實,證明確有密約七條之議,引發日、美、英諸國強烈反對,對俄國提出抗議,公開詰問清政府,最後迫使清政府拒絕了俄國的要求。一時間,清政府內外交困,顏面丟盡。由此觸怒慈禧太后,嚴究泄密之人,必欲殺之而解積恨。

沈盡(公元1872-1903年),湖南長沙人。性直倔強,雄于膽略。維新變法期間,積極主張變法,和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密切。維新變法失敗後,沈盡留學日本,並迅速由改良派變成了革命派,長期從事新聞工作。1903年7月31日,因揭露《中俄密約》被慈禧太后下令“立斃杖下”,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殺的新聞記者。

7月31日,慈禧太后諭旨,“着即日立斃杖下”。刑部接到諭旨,不敢違抗,沈盡受刑殉難的情況極為慘烈,行刑時,先以八個獄卒輪番對其毆打。再用竹杖避開人的致命處毆打,將犯人的全身皮肉打爛,骨節打斷,使之全身上下遍布竹刺,痛苦難忍,就這樣,對沈盡痛打到兩個時辰,沈盡已經血肉狼藉,命如懸絲,氣息奄奄。

杖笞之時,沈盡痛楚呼號之聲傳于刑署內外,獄中囚犯無不毛骨悚然,但沈盡寧死不屈,铮铮鐵骨。沈盡被打得“血肉骨裂”、“骨已如粉”。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

不意沈于階下發聲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繩絞我!”

這句話讓行刑者們覺得很沒面子,然後他們就速用繩子把已奄奄一息的沈盡勒死了。他至死都讓極權者無地自容!

我想,在血肉骨裂的兩個時辰酷刑中,沈盡一定想到了五年前被慈禧砍頭的摯友譚嗣同,以及他的絕命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沈盡慘死,震驚中外。慈禧的狠毒傳遍天下。《字林西報》《大公報》等全國中英文報刊紛紛予以披露報道。當時因筆鋒犀利也正在大清朝的監獄里的章太炎,他寫了數首祭奠沈盡的詩,《獄中沈禹希見殺》便是其中之一。

現在,我望着沈盡的照片,一副極平常中國傳統文人的柔弱體貌,清白文雅的面容,照片是沈盡生前贈與駐華英國記者莫理循的。沈盡遇難後,莫理循工工整整地用英文在照片背面記下:“沈克威,杖斃,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現在,親愛的讀者,我們更明白了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所說:

“專制的原則是恐懼。”

“人們越是心存恐懼,這個政體就越完善。”

“大清政府是一以貫之的暴政。是以恐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

本篇長文結尾時,我想起在美國歷史書籍中看到,美國建國先驅在制度設計時,“常常求教和引證的先知,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鳩。”美國總統杰斐遜更是宣稱,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杰斐遜之所以將法國看作人們思想的祖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孟德斯鳩的推崇。

從巴黎到普羅旺斯和波爾多12天的美好旅行結束了,法國導游西蒙在告別晚宴上舉杯微笑着對我說:“Julia, You are a Lady。朱莉婭,你是一位淑女,我們如此高興擁有你一起同行。”二十位美國朋友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漲紅了臉向大家鞠躬致意。我沒有告訴任何人,25年前,我的紐約客戶也在一次酒會上管我叫Lady——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我用這個稱呼,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我在扉頁上寫:“此書謹獻給我的祖國和能在困境中發現自身價值的人。”

再見了,孟德斯鳩!

再見了,拉布萊德城堡!

但願讀完這篇文章的朋友,能夠在疫情結束後,有機會沿着我的路線走一遍深邃迷人的法國南部,你會收穫終生難忘的震撼與美好!

2022年3月25日 完稿·三亞

作者周勵 三亞海灘

來源:留美學子公眾號

商務傳媒 2022-03-28



作者周勵在伏爾泰費爾奈故居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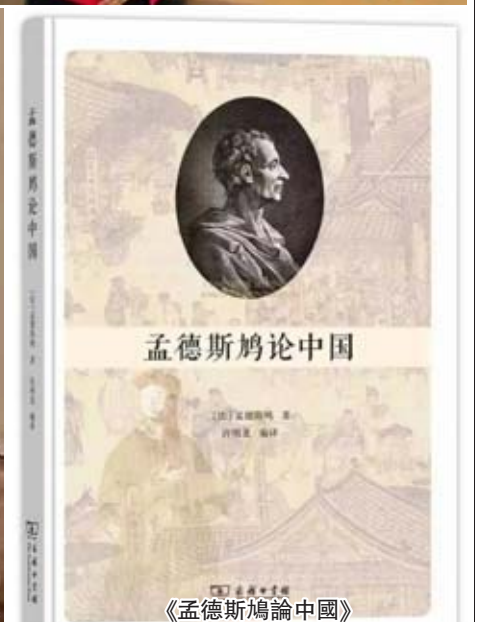
1847 黃嘉略的恩師——法國傳教士梁宏仁



路易十四



1903年被慈禧太后杖斃的沈盡肖像



《孟德斯鳩論中國》